



青创村 OPC 成长记

(十三)

前情回顾

前情回顾:林远舟是一名 AI 算法工程师,入驻青创村孵化器近两个月,正在做一个让 AI 学会“什么都不做”的算法项目,却在两次路演中接连被投资人评价“缺乏人性化场景”。与此同时,运营情绪陪伴项目“晚安计划”的苏小眠、做皮影的方之白、曾关掉直播画面的陈默,都是他在青创村里的熟人。而清洁工老周——一个失声的前通信工程师——此前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件“安静的家具”,直到某个凌晨两点,他在楼梯间撞见老周用铁丝为苏小眠工位上那只歪腿的皮影燕子做支架,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个每天在凌晨倾听所有人“信号”的人。

“不能。”她说,声音很轻。
“为什么?”
“因为算法不会在凌晨两点给你修一只燕子。它不知道燕子的腿为什么是歪的。它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凌晨两点修。”
林远舟看着她。“但算法可以让你在凌晨两点修燕子之前,先发现那只燕子腿是歪的。你负责修,我负责发现。可以吗?”
“所以你不是来替代我的。”
“不是。”林远舟说,“我是来给你递工具的。就像老周递锤子。敲的人还是你自己。”
苏小眠低下头。她的桌面上,那只歪腿燕子站在老周做的铁丝支架上,翅膀半张。她看了它很久。
“我从来没有让人碰过我的产品架构。”她终于开口,“你是第一个。”
林远舟没有说“谢谢信任”之类的话。他只是点了一下头,然后站起来。
“明天我把接口文档发你。”
“好。”
第三次考核前一周,冯铮终于带来了好消息:青创村与一家知名基金达成合作,三个月试用期结束后的综合评估前三名,不仅将获得下一期免费入驻资格和一对一投资人闭门推荐,还会被收录进基金内部发布的年度

“值得关注的新生代创始人”名录。消息一出,所有人都像被打鸡血。
但林远舟的焦虑没有因此减少。因为他的项目在评审标准里,有一个致命弱点——所有的评估维度都在问“你的产品有没有用”,而他的核心功能居然是“让算法什么都不做”。他不知道怎么在一个十分钟的路演里解释清楚:有时候不作为,才是最难作为。
他在工位上熬到深夜,把路演材料改了三版,每一版都不满意。
十二点过了,他起身去天台透气。
天台上已经有人了。方之白和陈默坐在地上,中间摆着几罐啤酒,看起来像是已经聊了很久。老周也在——坐在天台靠墙的一个旧木箱上,面前放着工具箱,膝盖上摊着一块旧皮子,正借着路灯的光用小锤子轻轻敲打。那是方之白不要的边角料,老周正在把它敲成一只小小的皮影。
“哟。”陈默看到林远舟,举起啤酒罐,“AI 大神来了。”
林远舟走过去坐下。方之白递给他一罐啤酒,他接过来打开,喝了一口。天台上的风比白天柔和,有初夏的味道。远处的10号线从地底穿行而过,地面微微震动了一下,又安静了。
“你那个算法还卡着?”陈默问。
“嗯。不知道怎么解释‘不作为’的价值。”林远舟晃着手里的啤酒,“所有人都问我你的产品有什么用,我说‘它可以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不说话了。”
方之白没有立刻回应。他把手里的啤酒罐转了两圈。
“我上次路演,投资人问我,皮影戏都进博物馆了,你做这个有什么用?”他顿了顿,“我当时答不上来。但后来我想明白了——有用的东西太多了,没用的东西太少了。我的皮影,就是没用的那种。但它能让人在天台上坐着看十分钟。”
他仰头喝了一口酒。“‘看十分钟’——这算不算‘用’?”
没人回答。但所有人都听到了。陈默低着头,用食指划着地上的灰。
“我今天直播的时候突然想到——以前摆摊,有人过来买烤肠,五块钱一根,给钱拿走,谁也不欠谁。”他把手指上的灰吹掉,“现

在我随便说句话,几万人看着。他们说陈默你给了我力量,但我给了他们什么?我连他们叫什么都不知道。这算有用还是没用?”
林远舟没有回答。但他想起了老周本子上的那句话——“我能收到”。也许有用和无用,从来不在于你发射了什么信号,而在于有没有人收到。而他写的每一行代码,都在等待一个能“收到”的人。
老周从头到尾都在敲他的皮子,没有参与对话。但林远舟注意到他手上没停,耳朵一直在听。
“老周,”陈默忽然扭头喊了一声,“你说,我们这种‘一人公司’,是不是挺傻的?一个人干所有事,没有人管你,但也没有人管你。”
老周停下手里的锤子,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写了一行字,递给陈默。陈默接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递给了方之白。方之白看了,又递给林远舟。
“一个人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还相不相信有人在听。”
林远舟把本子递回给老周。他没有说话,但他把这句话存进了脑子里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不编译代码,不计算损失函数,只存储那些凌晨两点在楼梯间里听到的敲打声。
从天台上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林远舟回到工位,重新打开了路演材料。他没有再纠结怎么解释“不作为”的价值。他把第一页全部删掉,重新写了一行标题。
“一个能听见你的 AI。”
副标题:“它不一定给你答案。但它让你知道——有人收到了你的信号。”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他想,如果路演的时候有人问他,这个 AI 有什么用?他就说——跟凌晨两点在楼梯间里修燕子是一样的。
也许有用,也许没用。但至少,有人在听。
与此同时,老周回到了自己的小房间,坐在床边翻开了他的小本子,翻到最新的一页。墙上那面“失败之墙”还在。林远舟的废弃代码草稿、苏小眠撕碎的笔记、方之白烧焦的皮影残片、陈默踩裂的招牌碎片——每一件都被他整整齐齐地钉在那里,像一座无声的博物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面墙的存在。但他一直在往上面添加新的东西。

今天他贴上去的,是林远舟丢在废纸篓里的一张便签纸。上面潦草地写着一行字,被划掉了,但透过划痕还是能认出来:
“什么都不做的算法,算不算算法?”
老周用粗糙的手指把那张便签纸抚平,在旁边的墙上贴了一张新的纸条,写着:
“小林,算的。”
他坐在床边,看着这面越来越满的墙。
林远舟的代码草稿,苏小眠撕碎又被他拼回去的笔记,方之白烧焦的皮影残片,陈默自己踩裂的招牌。每一件东西都曾经被它的主人判定为失败品。但在他眼里,它们是四颗还在跳动的、不肯停下的心脏。
他翻到本子的最新一页,慢慢写。
“今天他们从天台上喝酒。四个人都在。”
“小林问,什么都不做的算法,算不算算法。我写了两个字——算的。”
“但我还想写更多。我想说,我在这里待了大半年了。看过很多年轻人来,看过很多年轻人走。大部分人来的时候眼睛里有火,走的时候火灭了。但这四个人不一样。他们来的时候火也在烧,但他们没有人知道自己在烧什么。”
“现在我知道了。”
“小林在烧一个问题:如果我不够有用,我还值得存在吗?”
“小苏在烧一个答案:如果我帮不了所有人,我还能帮自己吗?”
“小方在烧一个梦:如果没人看,我还能不能演?”
“小陈在烧一个自己:如果我不火了,我还是不是我?”
“这些问题,我以前也烧过。后来我不说话了,就不烧了。但现在我每天晚上听着他们的声音,觉得那些问题好像又烧起来了。不是烧我,是烧给他们自己看。像天台上那盏路灯,照得不大,但够他们看见彼此的脸。”
“我不知道他们的考核会怎么样。但我想,就算考核失败了,他们也不会再回到一个人了。这大概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不是来打扫卫生的。是来收信号的。”
他合上本子,关掉灯。黑暗中,墙上的那些失败品安静地挂在各自的位置上,像一个沉默的星座,守护着青创村最深处的秘密。
(未完待续)

居民来稿

秋日山楂甜

常宝军

北方的秋,从来都是悄无声息落脚的。几场凉雨过后,夏日残留的燥热就散得干干净净。街边的杨树先变了颜色,叶子浅浅泛黄,风一吹,零零散散落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早晚的风裹着凉意,穿薄外套刚好,不冷不热,最是舒服。城里的秋景热闹,银杏铺金,秋菊盛放,可我心里惦念的,始终是老家院子里那棵老山楂树和外婆亲手做的糖炒山楂。

老家的秋日,是从山楂果泛红开始的。九月过半,枝头的山楂就褪去了青涩,一点点染上暖红。细碎的红果挨挨挤挤缀在枝头,藏在深浅不一的黄叶间,不张扬,却格外惹眼。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落在圆润的果身上,透亮温润,像坠了一树的小红灯笼。

小时候最盼着周末回乡下,一进门先往院子里跑。踮着脚扒着树干张望,看着满树红果,口舌间先泛起淡淡的酸。外婆总笑我心急,不等果子彻底熟透就惦记。她不慌不忙搬来木梯,稳稳靠在树干上,抬手顺着枝丫轻轻捋,一串串山楂就落进竹篮里。动作轻缓,生怕用力过猛扯断枝头新抽的细枝。

刚摘的山楂带着秋日的露水,摸起来凉丝丝的。我蹲在水

盆边帮忙清洗,指尖裹着微凉的水汽,偶尔偷咬一口,酸涩的滋味瞬间漫满舌尖,眉眼都跟着皱起来。外婆见了,总会递来一颗刚洗净的软柿子,笑着化解我嘴里的酸意。院子里秋风习习,混着山楂的清酸、柿子的清甜,还有院外稻谷成熟的淡香,这就是老家秋天最真切的味道。

说实话,比起街头甜腻的冰糖葫芦,我更爱外婆做的糖炒山楂。做法简单,却藏着独有的家常滋味。外婆会把洗净沥干的山楂去掉果核,放在一旁备用,再往铁锅里添少许清水,放入适量白糖,小火慢慢熬煮。火候最关键,急不得、快不得。外婆总站在灶台边,手持木勺慢慢搅动,看着白糖渐渐融化,从清亮的糖水熬成微黄的糖浆,空气里慢慢飘出湿润的甜香。

等到糖浆熬出细密的小泡,外婆便把山楂倒进锅里,快速翻炒。滚烫的糖浆裹住每一颗红果,随着水汽慢慢收干,薄薄的糖霜就凝在了果皮上。出锅的那一刻最动人,红彤彤的山楂裹着一层雪白的糖衣,红白相间,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趁热咬开,外层糖霜清甜不腻,内里果肉软糯微酸,酸甜交织的口感,是秋日最治愈的滋味。

那时候的秋日午后,总是

过得慢悠悠。我搬着小板凳坐在灶台旁,守着一锅刚炒好的山楂,一颗接一颗地吃,酸甜的滋味驱散了秋日的沉闷。外婆坐在一旁择青菜,阳光落在她的银发上,温柔又安稳。偶尔有秋风穿过院门,卷起几片枯黄的落叶,时光安静得让人舍不得打扰。

后来离家求学、工作,年年秋天,街头都会摆满各式山楂小吃,精致花哨,味道却总差了点意思。我也试着自己在家复刻,照着教程熬糖、翻炒,步骤一丝不苟,可做出来的山楂,终究没有记忆里的温润香甜。

今年深秋,我特意回了一趟老家。老山楂树还在,枝头上依旧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只是树下再也没有那个忙碌的身影。我自己搬梯摘果、生火熬糖,翻炒的动作慢慢复刻着外婆的模样。吃着亲手做的糖炒山楂,酸甜滋味在舌尖化开,眼眶却悄悄发热。

原来我贪恋的从来不是山楂的味道,是秋日老家的烟火气,是外婆藏在烟火里的温柔牵挂。岁岁秋来,山楂依旧,那些藏在酸甜滋味里的童年时光与亲人暖意,早已深深沉淀在心底,成为我岁岁年年,最温暖的秋日慰藉。

丰台学生优秀作品选登



《未来学校》

(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小学 王高家颐 指导教师:王立)